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温亚军作品集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著



群众出版社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著



群众出版社

200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作品集 / 温亚军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4

ISBN 7-5014-3720-3

I. 驮… II. 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188 号

驮 水 的 日 子

著 者: 温亚军

责任编辑: 姜海波

封面设计: 郝大勇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408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720-3 / I · 1568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驮水的日子	1
流过岁月的河	9
喀什的魅惑	41
风中的叙述	82
早年里的人和羊	90
把自己爱的男人逗哭	126
手心手背	164
花朵上的露珠	196
前面是个天	258
救人	293
朋友妻	301
最熟悉的陌生人	313
游牧部族	323
夏天的喊叫	333
桑那镇	346
绿手掌	355
男人的刀子	363
记忆中的妹妹	374
海与海	385
扬花时节	443
各就各位	480



驮水的日子

上等兵是半年前接上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赶上一头驴去山下的盖孜河边，往山上驮水。全连吃用的水都是这样一趟一趟由驴驮到山上的。

在此之前，是下士赶着一头牦牛驮水，可牦牛有一天死了，是老死的。连里本来是要再买一头牦牛驮水的，刚上任的司务长去了一趟石头城，牵回来的却是一头驴。连长问司务长怎么不买牦牛？司务长说驴便宜，一头牦牛的钱可以买两头驴呢。连长很赞赏地对司务长说了声你还真会过日子，就算认可了。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驴是有点脾气的，第一天要去驮水时，就和原来负责驮水的下士犟上了，驴不愿意往它背上搁装水的挑子，第一次放上去，就被它摔了下来。下士偏不信这个邪，唤几个兵过来帮忙硬给驴把挑子用绳子绑在了身上，驴气得又跳又踢。下士抽了驴一鞭子，骂了句：不信你还能犟过人。就一边抽打着赶驴去驮水了，一直到晚上才驮着两个半桶水回来，并且还是司务长带人去帮着下士才把驴硬拉回来的。司务长这才知道自己图省钱却干了件蠢事，找连长去承认错误并打算再用驴去换牦牛。连长却说还是用驴算了，换来换去，要耽搁全连用水的。司务长说这驴不听话，不愿驮水。连长笑着说，它不愿驮就不叫它驮了？这还不乱套了！司务长说，那咋办？连长说，调教呗！司务长一脸茫然地望着连长。连长说，我的意思不是叫下士去调教，他的脾气比驴还犟，是调教不出来的，换个人吧。连长就提出让上等兵去



接驮水工作。

上等兵是第二年度兵，平时沉默寡言，和谁说个话都会脸红，让他去调教一头犏驴？司务长想着驮水可是个重要岗位，它关系着全连一日的生计问题，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平时话都难得说上半句的上等兵，他着实有点不放心。可连长说，让他试试吧。

上等兵接上驮水工作的第一天早上，还没有吹起床哨，他就提前起来把驴牵出了圈，往驴背上搁装水的挑子。驴并没有因为换了一张生面孔就给对方面子，它还是极不情愿，一往它身上搁挑子就毫不留情地往下摔。上等兵一点也不性急，也不抽打驴，驴把挑子摔下来，他再搁上去，反正挑子两边装水的桶是皮囊的，又摔不坏。他一次又一次地放，用足够的耐心和驴较量着。最后把他和驴都折腾得出了一身汗，可上等兵硬叫驴没有再往下摔挑子的脾气了，才牵上驴下山。

连队所在的山上离盖孜河有8公里路程，8公里在新疆就算不了什么，说起来是几步路的事。可上等兵赶着驴，走了近两个小时，驴故意磨蹭着不好好走，上等兵也是一副不急不恼的样子，任它由着自己的性子走。到了河边，上等兵往挑子上的桶里装满水后，驴又闹腾开了，几次都把挑子摔了下来，弄得上等兵一身的水。上等兵也不生气，和来时一样，驴摔下来，他再搁上去，摔下来，再放上去。他一脸的惬意样惹得驴更是气急，那动作就更大，折腾到最后，就累了。直到半下午时，上等兵才牵着驴驮了两半桶水回来了。连里本来等着用水，司务长准备带人去帮上等兵的，但连长不让去。连长说叫上等兵一个人折腾吧，人去多了，反倒是我们急了，让驴看出我们拿它没有办法了，不定以后它还多嚣张呢。

上等兵回来倒下水后，没有歇息，抓上两个馒头又要牵着驴去驮水。司务长怕天黑前回不来，就说别去了。可上等兵说今天



的水还不够用，一定要去。司务长就让上等兵去了。

天黑透了，上等兵牵着驴才回来，依然是两半桶水。倒下水后，上等兵给驴喂了草料，自己吃过饭后，牵上驴一声不吭又往山下走。司务长追上来问他还去呀？上等兵说今天的水没有驮够！司务长说，没够就没够吧，只要吃喝的够了，洗脸都凑合点行了。上等兵说，反正水没有驮够，就不能歇。说这话时，上等兵瞪了犟头犟脑的驴一眼，驴此时正低头用力扯着上等兵手里的缰绳。司务长想着天黑透了不安全坚决不放上等兵走，去请示连长，连长说，让他去吧，对付这头犟驴也许只能用这种方法，反正这秃山上也没有野兽，让他带上手电筒去吧。司务长还是不放心。连长对他说，你带上人在暗中跟着就行了。

上等兵牵着驴，这天晚上又去驮了两次水，天快亮时，才让驴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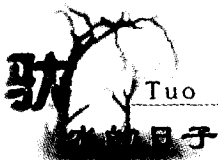
第二天，刚吹了起床哨，上等兵就把驴从圈里牵了出来，喂过料后，就去驮水。这天虽然也驮到了半夜，可桶里的水基本上是满的。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如果不驮够四趟水，上等兵就不让驴休息，但他从没有抽打过驴一鞭子。驴以前是有过挨抽的经历的，不知驴对上等兵抱有知遇之恩，还是真的被驯服了，反正驴是渐渐地没有脾气了。

连里的驮水工作又正常了。

连长这才对司务长说，怎么样，我没看错上等兵吧，对付这种犟驴，就得上等兵这样比驴更能一磨到底的人才能整治得了。

为此，连长在军人大会上表扬了上等兵。

上等兵就这样开始了驮水工作。刚开始他每天都牵着驴去驮水，慢慢地，驴的性格里也没了那份暴烈，在上等兵不愠不怒、不急不缓的调教中，心平和得就像河边的水草。上等兵在日复一日的驮水工作中，感觉到驴已经真心实意地接纳了他，便对驴更加亲切和友好了。驴读懂了他眼中的那份亲近，朝空寂的山中



吼叫几声，又在自己吼叫的回声里敲着鼓点一样的蹄音欢快地走着。上等兵感应着驴的那份欢快，明白了驴对自己的认同，就更加知心地拍了拍驴背，然后把缰绳往它的脖子上一盘，不再牵它了，让它自己走，他跟在一边，一人一驴，走在上山或者下山的小道上。山道很窄，有些地方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上等兵就走到了驴后面。时间一长，驴也熟悉了这种程序，上等兵基本上是跟在了驴后面，下山上山都是这样。有时候，驴走得快了，见上等兵迟迟未跟上来，就立在路边候着，直到上等兵到了它跟前，伸手摸了摸它被山风吹得乱飞的鬃毛，说一声走吧，才又踢踏踢踏地往前走。到了河边，上等兵只需往驴背上的桶里装水就行，水装满了，驴驮上水就走。到了夏天，盖孜河边长满了草，上等兵就让驴歇一歇，吃上一阵嫩嫩的青草。他就躺在草地上，感受盖孜河湿润的和风，看着不远处驴咀嚼青草，被嚼碎的青草的芳香味洋溢着喜悦一瓣一瓣又掉入草丛。他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一些小昆虫振翅跳跃，从这棵青草跳到另一棵青草的声响，还有风钻入草丛拱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他那么醉心地聆听着，竟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一些悠长的牧笛声。他蓦然睁眼，那悠长的声音没有了，只有夏日的阳光宁静地铺洒着，还有已在他近处的驴咀嚼着青草，不时抬头凝视他，那眼神竟如女人一般，湿湿的，平静中含着些许的温柔和多情。每当这时，上等兵就从草地上坐起来，看着驴吃青草的样子，想着这么多日子以来他和驴日渐深厚的情谊。他和驴彼此越来越对脾气了，他说走驴就走，说停驴就停，配合得好极了，他就觉出了驴的可爱来。上等兵觉出驴可爱的时候，突然想着该给这头驴起个名字了。每天在河边、山道上，和驴在一起，他叫驴走或者停时，不知叫什么好，总是硬邦邦地说“停”或“走”，太伤他们之间的感情了。起个名字叫着多好。有了这样一个念头，上等兵兴奋起来。他一点都没有犹豫，就给驴起了个“黑家伙”的名字。上等兵起这个名字，是



受了连长的影响。连长喜欢叫兵们这个家伙那个家伙的，因为驴全身都是黑的，他就给它起了“黑家伙”。虽然驴不是兵，但也是连队的一员，也是他的战友之一，当然还是他的下属。这个名字叫起来顺口也切合实际。

上等兵就这么叫了。

起初，他一叫，“黑家伙”还不知道这几个字已是它自己的名字了，见上等兵一直是对着自己叫，就明白了。但它还是不大习惯这个名字，对上等兵不停地“黑家伙”、“黑家伙”的呼叫显得很迟钝，总是在上等兵叫过几遍之后才略有反应。但随着这呼叫次数的增多，它也无可奈何，就认可了自己叫“黑家伙”。

上等兵每天赶上“黑家伙”要到山下去驮四趟水，上午两趟，下午两趟，一次是驮两桶水，共八桶水，其中四桶水给伙房，另外三桶给一、二、三班，还有一桶给连部。一般上午驮的第一趟水先给伙房做饭，第二趟给一班和二班各一桶，供大家洗漱，下午的第一趟还是给伙房，第二趟给三班和连部各一桶。这样就形成了套路，慢慢地，“黑家伙”就熟悉了，每天的第几趟水驮回来要给哪里，黑家伙会主动走到哪里，决不会错，倒叫上等兵省了不少事。

有一天，上等兵晚上睡觉时肚子受了凉，拉稀，上午驮第二次水回来的路上，他憋不住了，没有来得及喊声“黑家伙”站下等他，就到山沟里去解决问题了。待他解决完了，回到路上一看，“黑家伙”没有接到叫它停的命令，已经走出好远，转过几个山腰了。他赶紧去追，一直追到连队，“黑家伙”已经把两桶水分别驮到一班和二班的门口，兵们都把水倒下了，“黑家伙”正等着上等兵给它取下挑子，吃午饭呢。

司务长正焦急地等在院子里，以为上等兵出了什么事，还想着带人去找呢。

上等兵冲到“黑家伙”跟前。“黑家伙”以为自己做错了



事，扑闪着大眼睛看着上等兵，等着上等兵给它不高兴的表情。上等兵不但没有骂它，反而伸出手细细抚着它的背，表扬它真行。“黑家伙”冲天叫了几声，它的兴奋感染得大家都和它一块高兴起来。

有了第一次，上等兵就给炊事班打招呼，决定让驴自己独自驮水回连。他在河边装上水后，对“黑家伙”说声你自己回去吧。“黑家伙”就自己上山了。上等兵第一次让“黑家伙”独自上路的时候，还有点不大放心，悄悄地跟在“黑家伙”的后面，走了好几里路。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黑家伙”不受路两旁的任何干扰，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干扰“黑家伙”的东西。上等兵就立着，看“黑家伙”独自离去。上等兵远远地看着，发现“黑家伙”稳健的身影，竟是这山中唯一的动点。在上等兵的眼中，这唯一的动点，一下子使四周沉寂的山峰山谷多了些让人感动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动，上等兵却又说不出来。上等兵就那样看着“黑家伙”一步一步走远，直到消失在他的视线里。视野里没有了“黑家伙”的影子了，上等兵才一下子感到心里有点空落，四面八方涌来的寂寞把他从那种无名的感动中揪了出来。他抖抖身子，寂寞原来已在刹那间浸淫到了他的全身。上等兵这才明白，原来“黑家伙”已在他的心中占了一大块位置。在平日的相处中，他倒没有太大的在意，而一旦“黑家伙”离开了他，哪怕像现在这样短短的离开，他的失落感便像春日里的种子一样迅速钻出土来。上等兵望眼欲穿地盼着山道上“黑家伙”身影的出现。

过了一个多小时，果然“黑家伙”不负他望，又驮着空挑子下山来到了河边。上等兵高兴极了，扑上去竟亲了“黑家伙”一口，当场表扬了“黑家伙”的勇敢，并把自己在河边等“黑家伙”时割的青草奖赏给它。嫩嫩的青草一根一根卷进“黑家伙”的嘴中，“黑家伙”吃着，还不停地甩着尾巴，表



示着它的高兴。

上等兵托人从石头城里买了一个铃铛回来，拴到“黑家伙”的脖子上。铃铛声清脆悦耳，陪伴着“黑家伙”行走在寂静的山道上。“黑家伙”喜欢这铃铛声，它常常在离上等兵越来越远的时候，步子也就越来越快，美妙的铃铛声也就越加地响亮，远远地就传到在盖孜河边等候着他的上等兵耳朵里。到了山上，负重的“黑家伙”脖子上的铃铛声也可以早早地让连队的人意识到“黑家伙”回来了。上等兵每天在河边只负责装水，装完水，他就很亲热地拍拍“黑家伙”的脖子，说一声“黑家伙”，路上不要贪玩。“黑家伙”用它那湿湿的眼睛看一看上等兵，再低低叫唤几声，转身便又向连队走。上等兵再不用每趟都跟着“黑家伙”来回走了。

为了打发“黑家伙”不在身边的这段空闲时间，上等兵带上了课本，送走“黑家伙”后，便坐在河边看看书，复习功课。上等兵的心里一直做着考军校的梦呢。复习累了，他会背着手，悠闲地在草地上散散步，呼吸着盖孜河边纤尘不染的新鲜空气，感受远离尘世、天地合一的空旷感觉。在这里，人世间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失落，功利与欲望，都像是融进了大自然中，被人看得那样淡薄。连“黑家伙”也一样，本来充满了对抗的情绪，却慢慢地变得充满了灵性和善意。想到“黑家伙”，上等兵心里又忍不住漫过一阵留恋。他知道，只要他一考上军校，他就会和“黑家伙”分开，可他又不能为了“黑家伙”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上等兵想着自己不管能不能考上军校，他迟早都得和“黑家伙”分开，这是注定的，心里好一阵难受，就扔开书本，拼命给“黑家伙”割青草，他想把“黑家伙”一个冬天甚至几个冬天要吃的草都割下、晒干，预备好，那样，“黑家伙”就不会忘记他，他也不会分离的日子里倍感难受。

在铃铛的响声中，又过了一年。这年夏天，已晋升为下士的



上等兵考取了军校。接到通知书的那天，连长对上等兵说，你考上了军校，还得感谢“黑家伙”呢，是它给你提供了复习功课的时间，你才能考出好成绩的。

上等兵激动地点着头说，我是得感谢“黑家伙”。他这样说时，心里一阵难过，为这早早到来的他和“黑家伙”的分手，几天都觉得心里沉甸甸的。离开高原去军校的那一段日子里，他一直坚持和“黑家伙”驮水驮到了他离开连队的前一天。他还给“黑家伙”割了一大堆青草。

走的那天，上等兵叫“黑家伙”驮着自己的行李下山，“黑家伙”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路上走得很慢，慢得使刚接上驮水工作的新兵有点着急了，几次想动手赶它，都被上等兵制止了。半上午时才到了盖孜河边，上等兵给“黑家伙”背上的挑子里最后一次装上水，对它交代一番后，看着它往山上走去，直到“黑家伙”走出很远。等他恋恋不舍地背着行李要走时，突然听到熟悉的铃声由远及近急促而来。他猛然转过身，向山路望去，“黑家伙”正以他平时不曾见过的速度向他飞奔而来，纷乱的铃铛声大片大片地摔落在地，“黑家伙”又把它们踏得粉碎。上等兵被铃声惊扰着，心却不由自主地一颤，眼睛就被一种液体模糊了。模糊中，他发现，奔跑着的“黑家伙”是这凝固的群山中唯一的动点。



流过岁月的河

—

温特沃夫来到桑那镇之前，桑那镇还是一个古朴而又落后的小镇。

说桑那镇的古朴，是有好多朴素的民风一直还沿袭着。比如像叶尔羌河边的渡口，摆渡的木船是不收费的。至于船工姚栓栓摆渡的工钱，是谁给的，没有人问过，也没有听姚栓栓自己说过。从姚栓栓的上辈，再到上上辈，一直都是这样传下来的。叶尔羌河到了开春，冰雪一融化，水渐渐就多了，这时候需要过河，就得有人摆渡，不然，是没法从河床里涉水过去的，倒不是河水有多深，主要是淤泥深，水淹不死人，淤泥却能把人吸进水里呛死。

叶尔羌河像一条弯曲着的手臂，不经意地就把桑那镇搂在了怀抱里，桑那镇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婴儿躺在温暖的河弯里，甜甜地沉睡着。

到了开河的季节，只要你过河去，来到河边，姚栓栓准守在船旁，默默地抽着旱烟，露出焦黄的大门牙，冲你笑呢。如果你这时候心情不是太好，没有好脸色给姚栓栓，他也不生气，对冷着脸的你还得说声，坐稳，开……开……船喽！好像不是你免费坐着他的船，而是他在这之前欠着你的钱或者一笔人情似的，一



脸的讨好相。

桑那镇的人们对姚栓栓的这副讨好的嘴脸习以为常，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有时候，如果赶时间碰上渡口的船上没人，你还可以尽着嗓门，满肚子怨气地吼上几声，姚栓栓会像受惊的兔子似的，从河边的一簇红柳丛中冲出来，手里提着裤子边跑边系裤带，嘴里边答应着，不好意思地冲你笑笑，跳上船麻利地拿起撑竿，然后再喊上一嗓子：开船喽。

说到桑那镇的落后，桑那镇的人们是不承认的，他们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他们认为宁静安详的桑那镇是最好的，是适合人生活和繁衍的一块土地，落后是什么？外面的世界也无非是这样，所以，他们也不承认这样的平和安详就是落后的。

那一年冬天，传教士温特沃夫来到了桑那镇。温特沃夫经过七天时间的车上马下的折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在远处刚能看到海市蜃楼一般的桑那镇，他就从马背上跳了下来，从包袱里取出教服，像模像样地穿上，做一副传教士的派头。他要步行进入桑那镇。这样，才能体现出温特沃夫更像一个能给桑那镇带来福音的神的使者。

温特沃夫是从叶尔羌河的河床上走过去的。这时候的叶尔羌河已经结成了冰，坚实的冰连结了叶尔羌河的两岸，河没有了或者说暂时消失了。因为桑那镇正好下过一场雪，这条像平地一样宽敞的河流被雪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漫无边际的雪使河流与戈壁滩连成了一体。雪把一切都掩盖得没有痕迹，温特沃夫根本没有注意到，桑那镇还会有这么一条河存在着。温特沃夫从这条河上走过时，他根本没有去想，这里有没有河流，就是有河流，又与他能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桑那镇上那座尖顶的教堂，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心里寻思着，这个偏远闭塞的小镇，会不会变成他理想中的容身之地呢？

桑那镇的确是一个愚昧闭塞的落后小镇，生活水平不高倒不



要紧，要紧的是桑那镇人相互通婚，他们生育的后代，大都或多或少有点毛病。温特沃夫到了这个小镇上后，小镇上的人没有显得多么热情，但也没有排斥他，只是用有些好奇的目光看着这个穿着有些与众不同的人，温和地笑笑。大家都很容忍地让温特沃夫在那座空荡的、在镇子里显得十分孤单的教堂里住下来。

温特沃夫发现桑那镇的落后，就是从叶尔羌河边摆渡的姚栓栓身上开始的。这年开春，积雪融化后，温特沃夫穿着一身黑色的教服像神灵似的，从老毛子修建起来的尖顶教堂里走了出来，他才突然发现，桑那镇边上还有条河的。温特沃夫信步来到叶尔羌河边，看到了姚栓栓摆渡的一幕。当温特沃夫知道了姚栓栓是无偿摆渡的事后，非常吃惊，他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荒僻的地方，竟然还有这么愚昧的行为。温特沃夫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先要从姚栓栓身上下手，他要以神的名义超度他。

做通姚栓栓的工作，温特沃夫费了很大的劲。姚栓栓脑子不好使，他除过能摆渡，态度还好之外，别的事他都做不来。他只记着从他爹手里接过撑船的蒿子，义不容辞地在叶尔羌河上摆渡，从来没有想过别的事情。温特沃夫把姚栓栓带到教堂，借助神的力量，为姚栓栓超度他身上的罪恶。

温特沃夫耐心细致地劝诫着姚栓栓，他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姚栓栓既然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就应该得到报酬，没有报酬的劳动是不存在的。再说了，报酬的高低是自己劳动价值的真正体现，只有你这个人失去价值了，才会被人免费使用，才会被人吆来喝去，没有人的尊严。姚栓栓虽然听不懂温特沃夫说的什么价值、尊严之类的词，但经过温特沃夫毫不气馁的每日的孜孜教诲，姚栓栓终于有所醒悟，懂得了自己这么多年来无偿替人摆渡是多么亏欠的一件事，何况他的劳动还没有人对他有过一句善言。明白过来的姚栓栓终于接受了温特沃夫的点化，干起了收取财物摆渡的营生。桑那镇的人们起初还不能容忍姚栓



栓的这种摆渡方式，但仔细一想，姚栓栓常年累月守候在河边，为行人提供过河的便利，他图个啥呢？如果不是他为大家撑船摆渡，怎么又能过到河那面去呢？姚栓栓又不欠谁的，他凭啥要为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呢？只有大家欠他的。再说了，姚栓栓也要吃饭啊，多少年了，大家心安理得地坐着姚栓栓的渡船，有谁为姚栓栓的生活考虑过？桑那镇的人，从来不干欺负人的营生，但他们确一直在欺负着姚栓栓，这么一想，人们很惭愧，是该给姚栓栓一点报酬的，于是他们对姚栓栓的摆渡收取财物，给予了默许和支持。

从此，姚栓栓也告别了半温半饱的生活状态。

这还不算什么，时隔不久，温特沃夫还张罗着要给姚栓栓介绍一个媳妇。温特沃夫连人都给选好了，就是镇子皮匠铺里高二瘸子的那个老闺女。温特沃夫到桑那镇的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高二瘸子的老闺女了。那天，他踏着积雪从寂静的镇街上走过，直接来到教堂跟前，当他推开教堂虚掩的门，一股阴冷腐败的气流从教堂里冲了出来，差点把他掀倒，他憋住气硬着头皮还是走进了教堂。

温特沃夫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教堂里神圣的画像，而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高二瘸子的老闺女，她提着裤子从地上慌乱地站了起来，惊慌地看着突然而至的身穿黑色教服的温特沃夫。她可能认为他是魔鬼，所以吓得不轻。温特沃夫愤怒地瞪着这个女人，还有她站立的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湿印。温特沃夫不能容忍愚昧的人们对神的亵渎，他怒气冲冲地冲了上去，还没有容他动怒，眼前的女人已经吓得两手松开了裤子，任凭裤子滑到了脚腕上，露出了女人不该露的地方，她还慢慢地倒在了有她尿迹的湿地上，全身抽搐，口里吐着白沫。那一刻，温特沃夫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住了，他看了看四周的地上全是秽物，他的胃里好一阵翻动，他呕吐了。吐过，他抱起了地上不省



人事的女人，女人的体温通过手的途径传达到了他的身上，他忍不住抚摸了他不该抚摸的地方，这种抚摸叫他全身颤抖，脸热心跳，他本来还想做点什么的，但他想到自己是初来乍到，以后还要在这个镇子里站稳脚跟的，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为女人穿好了裤子，掐着她的人中，把她抢救了过来，放她走了。但这个女人身上最隐秘的部位，却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叫他没法抹去。

高二瘸子的老闺女长得还算周正，就是患有羊角风，动不动就抽风，所以一直嫁不出去，这已经成了高二瘸子的一大心病。温特沃夫出面给姚栓栓撮合，高二瘸子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这么一个老闺女，他总想把这个可怜的闺女嫁个好人家，但一直嫁不出去，这下有人上门提亲了，他高兴是高兴，可就是嫌姚栓栓的脑子不够用，虽然现在摆渡也开始收些钱物了，但总还不是个会生活的男人，心里有点不大情愿。那几天，他放下手头的活，一瘸一拐地往教堂和姚栓栓家跑了无数次，温特沃夫耐心地给他讲着道理，他又到姚栓栓家实地观察和确证了无数次，毕竟，自己的闺女不是个正常人，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总不能把她留在身边一辈子吧，高二瘸子咬咬牙，最后还是同意了。为了感谢温特沃夫做的这个媒，高二瘸子还给做了一双耐穿的牛皮靴子，连防盐碱的靴套都给准备了两副，就是盐碱烧坏了一副，还有一副预备着。可见高二瘸子对自己老闺女的事多么用心。

姚栓栓就有了媳妇。这个媳妇配姚栓栓还是够的，她就那么点抽风的毛病，除此之外，她下地、做饭，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还不影响姚栓栓晚上在炕上使用。唯一就是犯病的时候有点吓人，刚开始姚栓栓还不太适应媳妇口吐白沫，全身抽动的样子，动不动就吓得跑到教堂里来叫温特沃夫，去给他媳妇瞧病。这正是温特沃夫所希望做的事，他是传教士，就是伟大的主派到人间来普渡众生的，又是姚栓栓家的有病，更是义不容辞，随叫随